

桑葚里的流年

杨丽丽



夏日的风总爱绕着老桑树打转,把紫黑的桑葚摇得簌簌往下落。我蹲在树底下捡起那些熟透的果子,一粒粒饱满的桑葚躺在掌心,紫红的颜色像极了被岁月染透的流年。

这棵老桑树该有多大年纪?我是不知道的。只记得小时候,它就立在村子东头,枝桠歪歪扭扭地覆盖了一大片阴凉,引得路过的孩童总要仰头张望。每年桑葚刚开始冒头的时候,我便日日守着,看青果一点点泛红,再由红转紫。那时候,总嫌日子过得慢,眼巴巴盼着桑葚熟透,却不知时光早已在指缝间悄悄溜走。

摘桑葚是个讲究活儿,太青的酸涩,太熟的碰就烂。得寻那些紫得发亮,果柄微微发软的,轻轻一捻,便落进掌心。可小孩子哪管这些门道,馋虫一上来,什么危险都顾不得了,摘了就往嘴里塞,也不管有没有洗,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滴,把衣服染得到处都是紫红色的印子。母亲瞧见了总要嗔怪几句,可转眼又拿新衣裳给我换上,叮嘱我别贪多,吃多了会醉。

还记得一日正午,我又馋了,看着树顶几串紫得透亮的桑椹,鬼使神差地抱住树干就往上爬。树皮粗糙的砾手,枝桠被压得吱呀作响,我却只顾伸长胳膊去够最高处的果子,直到裤脚被树枝勾住,整个人卡在树杈间动弹不得。

蝉鸣声突然变得刺耳,日头也晒得后背发烫,我悬在半空,望着离地老远的地面,这才后知后觉地害怕起来。嗓子喊得发哑,终于等到放学路过的同学们。人群里最显眼的是那个总爱穿白衬衫的男同学,他个子高出同龄人半头,此刻正仰头冲我笑:“抓紧了,我接你下来。”他三步并两步攀上树,粗砺的手掌攥住晃动的枝桠,将我稳稳抱起。那一刻,风里满是桑葚的甜香,混着他身上青草的气息。双脚落地时,我才发现他白衬衫肩头蹭上了紫红的果汁,像不小心晕开的晚霞。周围的同学笑作一团,可他只是拍了拍我沾着树皮屑的衣角,塞给我几颗刚摘的桑葚:“树顶的最甜。”

树底下总少不了故事,农闲时,大人们搬来木凳,

坐在树荫下纳凉。男人们抽着旱烟,谈论着地里的庄稼;女人们纳着鞋底,絮叨着家长里短。孩子们则在树旁追打,玩累了就仰头等着熟透的桑葚掉下来,运气好的,正好接住一颗,欢呼着塞进嘴里,那股子甜能甜到心窝里去。

日子就像老桑树的年轮,一圈圈地长,不知从哪一年起,树下的人渐渐少了。年轻人都去了城里,剩下些老人,也没了往日的精气神。桑树依旧年年结果,可熟透的桑葚落了一地,都无人收拾。我站在树下,看着满地紫红,突然觉得这桑葚的甜里竟也掺着几分苦涩。

趁着休年假的时间,我又回到了故乡,老桑树的枝干愈发佝偻,树皮皴裂得像老人脸上的皱纹。我摘下一颗桑葚,放进嘴里,甜味还是记忆里的甜味,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或许少得是树下叽叽喳喳的喧闹,是乡亲们谈天说地的恣意,是那段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,还有那个白衬衫上沾着桑葚汁的身影。

我弯腰拾起一颗落在地上的桑葚,把它埋进树根

旁的土里。也许来年,这里会长出新的桑树苗,延续着属于这片土地的故事。其实流年就藏在这一颗颗桑葚里,甜的、酸的、涩的,都是岁月的滋味。而我们,也在这桑葚的红与紫之间,慢慢长大,渐渐变老,把平凡的日子,过成了一首首带着甜味的诗。

文友王炳尧

张孚

11月,调中国记者协会国内部工作。

了解煤矿的人都知道,矿井下阴暗潮湿、空气污浊,从石头缝里采煤这活儿,危险系数就跟上战场和敌人拼刺刀似的。在这种环境下,长期坚持每月上满班的矿工,几乎没有。杨坨矿的老矿工孙玉桐一家四口,三口人都有重病或残疾:妻子双目失明,老母亲患有心脏病,跟他一起生活的老妹妹从小四肢萎缩,一直瘫痪在床。无儿无女的孙玉桐,既要侍奉80岁的老母亲,又要伺候42岁的老妹妹,他却连续22年出满勤,这是何等爆炸性的新闻。

王炳尧去采访孙玉桐。“孙师傅,我想跟您聊聊。”“……”“孙师傅,您月月出满勤是咋想的?”“……”性格内向的孙玉桐一言不发,问急了就说:“你让我清静一会儿,说话就要上班了。”没过三天,王炳尧又来到孙玉桐家。一见面孙玉桐说:“没的聊。”王炳尧说:“今天我不采访,眼看就入冬了,我来帮你挖白菜窖。”“白菜窖前几天我已经挖好了。”“那我帮你去买粮食?”“粮食也买完了。”

这次,王炳尧又被孙玉桐撵出门。第二天是星期日,王炳尧又去了,孙玉桐不在家,他母亲说:“加班去了。”“他每天上班坐车还是骑车?”王炳尧问。“走着。”“天天走20多里?”“单程是20多里,来回是50里。”

王炳尧走了,回到单位,他立刻给天津飞鸽牌自行车厂写了一封求援信,介绍了孙玉桐的先进事迹,希望能卖给孙师傅一辆不用自行车票的自行车。双方通信3次,40天后,当孙玉桐看到王炳尧送来的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,一头扎进王炳尧的怀里嚎啕大哭……

后来,王炳尧和孙玉桐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,俩人见了面就聊起来没完,再后来,王炳尧

和张帆合写的有关孙玉桐的先进事迹,先后在《北京日报》《工人日报》上发表。

有一天,王炳尧和我开玩笑说:“今儿我也采访采访你,为什么快30了,还不结婚?”我说:“文章丑,发表不了,你说咋办?”他说:“往小报投啊,小报有戏!”我说:“哥,你老拿我开涮,就没点真格的?”他哈哈一笑:“等着吧,真格的在后边呢。”

过了一周,王炳尧打来电话,约我下个星期上午10点在某公园与一女士见面,我去了。晚上王炳尧来电问情况。我说:“报社已退稿。”他安慰我:“别泄气,接着投!我继续给你介绍新报社,总有发表的一天。”王炳尧第三次给我介绍的女友成了,他高兴得手舞足蹈,简直像个孩子。

20世纪70年代,王炳尧家住门头沟黑山大街,是路西的平房,好像是第13排。一间屋,用木板隔出三分之一,分作两间。小屋里放一张单人床,一桌、一凳,也堆白菜,也放红薯,算是他的书房,大屋是夫人和孩子的卧室。他所谓的“书房”,窄得无法再窄,写稿写累了,手酸了、脚麻了,想在屋里活动活动,那是休想。

那个时期,在短短的5年里,他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工人日报》《北京晚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台声》《中国煤炭报》《大连日报》等62家报刊发表文章达180篇。他每天要上班,回家还要照顾孩子,这些文章都是什么时候写的?

一个礼拜天,我去他家拜访,他上街买菜去了,我和他的邻居闲聊。那位邻居大妈说:“王炳尧就是好学!整宿地看书写文章。我半夜上厕所,一出屋,黑咕隆咚,我们这排房只有他的小屋里亮着灯……”

王炳尧的隶书也写的很见功夫,用笔瘦劲,秀气扑人。他写的最好的字是一副对联:宝剑锋从磨砺出,梅花香自苦寒来。

老家的小院

杨金秋

土豆堆满了院子,熟了的向日葵更是笑弯了腰,我们一家人常常围坐在石桌旁,谈天说地,欢声笑语在天地间回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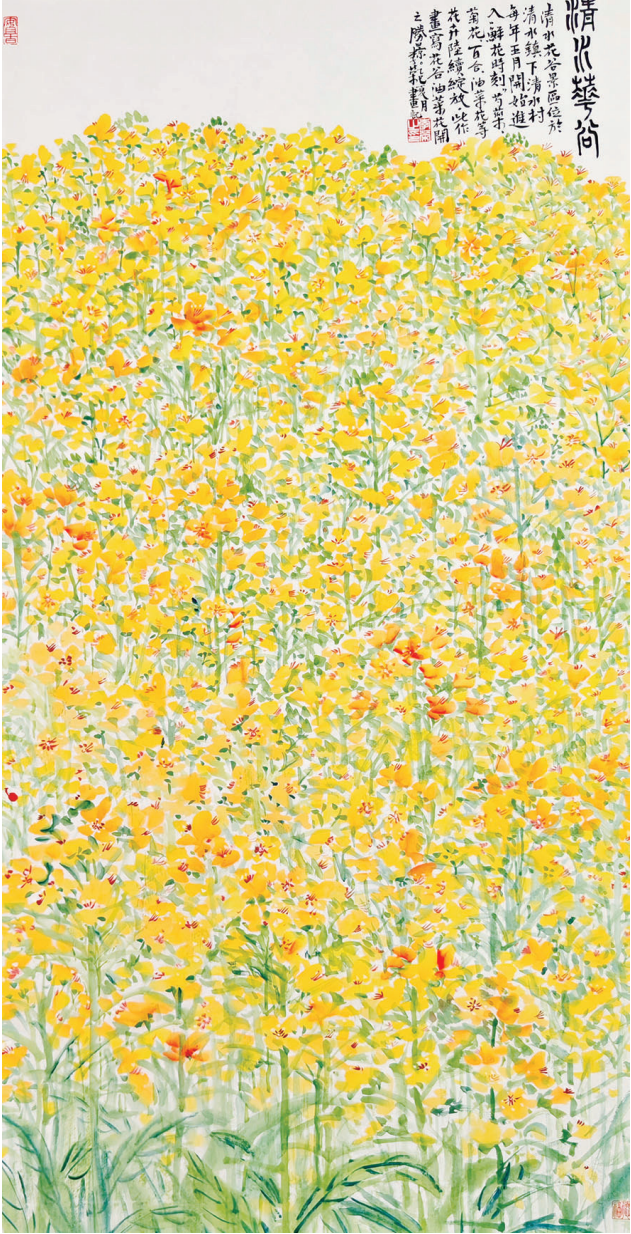
最让我难忘的还是院子里玩耍的快乐,每到山里天暖的夜晚,村里许多同龄的小伙伴们会聚集在我家小院里,女孩子玩抓羊拐,男孩子玩套圈或打牌子。由于院子不大,两伙人经常撞头踩脚,索性最后两伙合为一伙,玩上了捉迷藏。小院里几乎每天都灯火通明,花香四溢,笑声连连,至今那个场面还经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。

随着我们的努力与长大,院子也发生了变化,东西房盖起来了,偌大的北房也伫立在那里了,我们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,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。

特别是随着高考的恢复与各项政策的落实到位,我们兄妹五人都先后从农村走了出来,参加了工作,小院安静了下来并逐步荒凉了……

2024年,斋堂镇积极落实农村房屋改造政策,我家已荒芜破落近30年的小院旧房推到,重建了灰色砖房,经过1年的改造,一个崭新的四合小院屹立在吕家村三义号的街头。

老家的小院,有着四季不同的风景,记载了时代不同的变迁,更承载了我无数的欢乐与回忆,它是我成长的摇篮,是我心灵的港湾,我爱老家的小院。



清水花谷 李荣作

乡愁

张媛

我的老家在门头沟区斋堂镇煤窝张家村。从小到大,我回去的次数屈指可数,有印象的只有清明的祭奠、洒扫,还有脏脏的土炕和我一双在床上踩得黑黑的白袜子。我不喜欢那里,太多的人我不认识,然而,父亲对那里却始终有着十二分的热忱,他说那是他的根、他的童年。

那我的童年呢?每次午夜梦回时,我总是梦到阳台田字格的窗户,窗户外面高高的山墙,屋子里的八仙桌,柜子上那个播着《新白娘子传奇》的彩色小电视,还有洋灰地面上姥爷补上的一大块好似中国地图的补丁,这个梦境从二年级被父母接走后,就从未消散。后来,姥姥家装修了,再后来整片区域都拆迁了,可梦里的家具与格局,永远停留在最初的模样,原来,这才是我魂牵梦萦的童年。那一刻,我忽然懂了父亲的执念——那些被时光浸润的记忆,才是最浓郁的乡愁。前几年,张家村赶上新村改造,老旧的四合院被逐一拆除,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白墙青瓦的二层小楼,竟透着几分徽派建筑的雅致。父亲的心一下子沸腾了,执意要回村里

住,在和母亲几番争执后,他终究如愿了,我们踏上了归乡的路。

夏日的傍晚,当我第一次漫步在村中的小路上时,忽然想看星星了。多久没好好看过星空了?记不清了。只记得在城里上大学时,北京的天气不是阴天就是雾霾,夜晚难得见着星光。那时,师兄曾答应我,等天晴了教我认星座,我对星座是一窍不通的,唯一能认出的只有北斗七星。可自从他许下承诺后,夜晚不是多云就是阴雨,盼了许久也没等来澄澈的夜空。偶尔凌晨两三点,那位“夜猫子”师兄会突然发来信息:“今夜有星。”我是不会起来的,往往第二天清晨才看到消息。后来,我们到底有没有一起看过星星呢?我居然不记得了。大约是看过吧,但肯定他没教我认星座,否则我也不可能今天一点长进都没有。回想起来,逝去的时光,竟然像蒙上了一层毛玻璃,渐渐地变得若隐若现,恍恍惚惚,终于还是散了。

而今,让我和孩子一起看星星吧,在村口的大槐树下,泥土的清香混着草木气息扑面而来,凉爽的山风拂过脸颊,对面的大山沉在夜色

里,像一幅浓墨重彩的剪影。抬头望去,星空铺展开来,静谧得没有一丝惊扰,耳边只有蝉鸣此起彼伏,听不见半点车马喧嚣,天地间仿佛只剩下我和身旁的小人儿。心忽然静了下来,连带着整个人都轻快了许多。“你看,那是北斗七星!”我指着星空对孩子说,这仍是我唯一认得的星座。“那边还有萤火虫呢,你见过吗?”孩子顺着我的手望去,小声应着:“嗯,看到了。”

我牵着他的手,仰望着,仰望着……他的小手软软的,他的身子小小的。我想,我们两个站在一起,不就是一幅美丽的中国写意山水画吗?大山用浓墨勾勒,夜空以淡墨铺陈,留白处露出月亮与星光,而我和娃则是小小的,小小地在角落里,站在村口的石台上,仰望着这片天地……

“妈妈,咱们回家吧。”孩子拽了拽我的手,打破了这片刻的静谧,我笑着点头,牵着他往回走。

渐渐地,我竟爱上了这片土地,爱这静谧的夜,爱这能安放心灵的平和,更爱门头沟这连绵的大山,原来,这里早已成了我的家。

登翠岭云峰,观蟾宫星汉,此乃天文圣地;
赏奇芳异卉,察野鸟珍禽,堪为科普乐园。
(闫庆源)

拓影禅林,帝树参天,宝刹先京都肇建;
龙翔凤翥,祥云福地,梵钟自远古传开。
(赵希平)

诗颂十三村,日日呈祥,广厦如林歌永定;
花贻千万户,人人焕彩,朝霞似火耀长安。
(刘国明)

华北名山,岫卷丹霞,空中草甸街灵气;
首都屋脊,崖悬素练,雾里白云泛紫薇。
(张秀珍)

